

第二十章 獄中生活

過了今天才能探監，但是有了替罪錢的事，周清貞覺得牢裡的事應該也有捷徑可走。他領著如意來樊縣，一是辭別馮先生，二是準備去打聽女牢的事。

結果馮先生眉目憂傷，看著他說了一番話，「女牢常年被幾個牢頭掌控，凡是略有姿色的，進去後上到牢頭下到獄卒，各個都要……過手，你……」他頓了頓，試探的問：「你明白嗎？」周清貞原本不明白，可是這兩日他的其他地方全都開了竅，馮先生的神態讓他意識到「過手」是什麼意思。

馮先生看著周清貞霎時變得蒼白的臉，心裡深深歎了口氣，「這才剛開始，若有家人打點……」

「先生，我打點了，姊姊剛進去我就給牢頭塞了二兩銀子。」那天出門太急，沒有特意帶錢，周清貞恨得不行。

「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春花現在應該無恙。」馮先生總算鬆了口氣，他知道得晚，否則他會親自去打點。

春花真的是個好姑娘，兩個孩子一個開朗，一個溫和；一個活潑，一個沉穩，相伴長大，原本是再般配沒有的，可惜身分相差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想春花淪落到那樣淒慘的境界。

「進了女牢，最差的地字型號，十幾個人一間房，睡覺都伸不開腿，吃的……」

「先生，女牢最好是什麼？一個月多少錢？」周清貞很快便了悟其中關節。

「天字號，一個月五兩銀子，兩人一間，吃的是清粥小菜。」

周清貞無疑是沉穩的，可是事關春花，他等不及回家，向馮先生借了十兩銀子就直奔女牢。鄭牢頭還是一副油滑沒骨頭的樣子，腿搭在桌上，靠著椅背斜坐，把元寶在手上掂了掂，「不虧是連中小三元的周少爺，反應果然快，我還當你見了姑娘才能明白過來。」

「我姊姊她還好嗎？」

「自然好好的，白璧無瑕。」

周清貞心裡鬆了口氣，春花的性子他知道，真有那樣的事，她一定不會求生，要是姊姊沒了……他的眼睛一瞬間變得如同黑色漩渦，怒意翻湧不息。

真有那一天，他要周府、要錢家，還要整個樊縣縣衙陪葬！

周清貞又從荷包裡捏出兩個銀鏰子，溫和的笑道：「小弟明日要去省府，不知鄭大哥能否通融一二？」

「哈哈！」前幾天連官府允許的替罪錢都不知道，不過兩天就如此上道，鄭牢頭捏了銀子塞到腰裡，帶著周清貞往裡頭走，「周少爺是咱們樊縣的驕傲，連知縣大人都要給兩分面子，何況我一個小小牢頭。」

看見周清貞的那一刻，春花激動得不行，「阿貞，你怎麼來了，不是說明天才能探監？」

姊姊的雙手在微微顫抖，姊姊一定是害怕了，周清貞反手握住春花，「只要有錢，沒有辦不成的事，姊姊不要怕……」

「對了，阿貞你知道這裡……」

連纖細的肩膀也開始哆嗦，都是自己沒照顧好姊姊，周清貞看著春花的眼，開口安慰，「我知道，都知道，姊姊別怕。」

春花舒口氣，耷下肩膀，「這什麼鬼地方。」

「其實這樣也好，只要花點錢，姊姊就能過得很舒服。」這是姊姊的手，從今往後屬於我。周清貞用拇指細細的摩挲，記下每一處細節。

春花大驚過後，沒有注意到周清貞的小動作，只是有些不平，「一個破通鋪比客棧都貴。」

周清貞笑了，「我給姊姊買的是天字號，不用住通鋪，而且四面有牆，不會被人偷窺。」

「天字號一個月要五兩銀子，阿貞你哪來那麼多錢？」周清貞有多少錢，春花心裡還是有譜的，三次案首，大大小小的獎勵有七、八十兩。

周清貞笑得溫柔，「姊姊不用擔心，祖父去世的時候給我留下三十兩金子，夠姊姊用。」

那三十兩金子是老太爺怕周清貞將來日子難過，背著人給他的，還千叮嚀萬囑咐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能動用。

「阿貞，你有錢不跟姊姊說！」春花先是生氣，後是皺眉，一個月五兩，兩個月就是一畝上好良田還有剩！「那肯定是老太爺留給你的退路，不能隨便亂花，姊——」

周清貞眼裡的溫柔能將人溺斃，他伸出食指輕輕按住春花嬌嫩的雙唇，「姊姊，我昨天去妳家，給了妳娘一千兩銀子，算是聘禮也好，算是買身錢也罷。」頓了頓，柔情滿滿，「從今往後妳是我的了……」

他放下手指，在春花的唇上蜻蜓點水般吻了一下。

春花臉色緋紅，一顆心彷彿陷在雲裡霧裡，落不到實處，臉上的神色變來變去，一會兒是不可思議，一會兒是甜蜜，一會兒是懊惱，一會兒按著嘴唇羞澀的傻笑。

「嘖嘖，好一幅少女懷春圖。」

春花忽然聽到戲謔的言語，回過神去看，原來是那個美麗的望月姑娘，只見她輕輕柔柔走進屋裡，一臉調笑的看著自己。

「二八少女初識情，春花帶雨悄吐蕊。」

春花這才發現不知什麼時候，自己已經站在天字六號房裡。她收拾好心情，有禮的福了福，「望月姊姊安好，以後咱們住一起，請多包涵。」

「妹妹多禮。」望月還了半禮。

難得見到少女情竇初開的模樣，望月原本打算再調侃兩句，卻被挎著幾個大包袱進來的王禁婆和鄭禁婆打斷。

「春花姑娘，周少爺讓人送東西進來。」鄭禁婆一邊說，一邊把胳膊上的包袱放到春花床上。

「麻煩兩位。」春花一邊道謝，一邊從腰裡摸出兩枚大錢塞到兩個婆子手裡。

阿貞說在這裡只要肯隨手打賞，日子就會很好過。想到周清貞，春花臉上又騰起紅暈，為了避免被望月打趣，她裝出一副很忙碌的樣子拆包袱。

這間兩人屋除了窗戶又小又高，其實比春花在周府的屋子還好，正對門的白牆上掛著一幅筆墨舒朗、意境清幽的〈月夜獨釣圖〉，望月那邊的牆上斜掛著一管油黑洞簫，垂下大紅穗子。兩個人床頭夾著一張卍字紋、薑黃色條桌，桌上一個白釉開片胖肚梅瓶，養了幾枝紫色風鈴花，桌頭還有筆墨紙硯並茶具。床尾各立衣櫃，門口一邊是洗漱器具，一邊是琴桌與繡墩。七弦琴旁邊還有一座小小青銅爐，大約是經常用，爐裡積了不少香灰，屋子還有淡淡的餘味。春花拆開包袱，裡邊的衣服讓她忍不住想笑，除了褻衣基本上都是新買的，一件件不是醬色就是黑藍色衣褲，布料倒結實，可那款式就連四十大媽也嫌老氣。

望月斜依在桌上，拿了本書卻不看，瞄到春花的衣裳「噗嗤」笑出來，「妳那位小少爺還真真是『好眼光』。」

「妳那位小少爺」讓春花再次紅了耳根，她急匆匆把衣裳收到自己的櫃子裡，頭也不回的小聲道：「是我喜歡這樣的。」

「噗哈哈！」望月聽了笑得東倒西歪，「春花姑娘真是好品味。」

笨蛋阿貞做得也太明顯了，春花一邊在心裡抱怨，一邊輸人不輸陣，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是望月姊姊見的人少。」

「我見的人少？」望月似乎聽到什麼好笑的事情，又是一陣笑。

「姊姊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」

望月停下笑，把手裡的書冊舉到眼前，閒閒的問道：「這樊縣女牢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？」

「聽口音，姊姊不像本地人。」春花收拾好衣裳後，略帶好奇的問。

望月卻沒了說話的興致，兩眼盯著書，隨口「嗯」了一聲。

春花也不強求，轉回自己床位打開剩下的包袱，裡邊的東西讓她鬧了個大紅臉，阿貞怎麼這樣啊！

散開的被褥與床單讓春花臉越來越紅，那些都是周清貞的。

羞惱了一會，她想起不能讓望月看出端倪，連忙給自己鋪起來。家裡的炕大，褥子對折鋪起來剛好。

春花躺下，剛挨到枕頭發現不對，起身窸窣窸窣的從裡邊摸出一張紙，上邊是周清貞的字——姊姊，讓我的味道陪妳安眠，就如妳安眠在我的懷裡，我也在姊姊的被子裡……夜夜同妳共眠，想妳。

春花的臉紅到爆，把那張紙揉啊揉的狠狠捏在手心裡，卻不忍心扔出去，半晌又窸窣窸窣的在床上攤平塞回枕頭裡。

鼻端縈繞的是阿貞的氣味，腦後是阿貞的……情書，春花悄悄羞紅臉，卻被這無處可逃的氣味逼得沒法子，索性拉起被子蒙頭藏起來。

雖然背著身，可春花的動靜怎麼能瞞過望月，她放下書冊看著春花的背影，泛起一點帶著嘲諷與憐憫的輕笑，吹熄蠟燭躺下。

一點點細微的歎息飄散在黑夜裡——又是一個傻姑娘，能高興且高興吧。

被子裡，周清貞的味道更加濃郁，讓春花熟悉又陌生，熟悉是因為淡淡的松柏味，陌生是因為春花這才發現裡邊夾雜著不同以往的……男人的氣息。

「從今往後妳是我的了。」

夢裡的少年講完輕輕吻了少女一下，少女嚇一跳，狠狠推開少年，少年連退幾步，「砰」的撞到牆上。

少女怒氣衝衝的走過去，一把揪住少年的耳朵，「我是你姊姊，我有婚約呢！」

她的靠近讓少年忘記後背的疼痛，眉眼裡都是柔柔的笑意，「婚約解除了，妳是我一輩子的姊姊，也是我一輩子的妻子。」

少女被柔情蠱惑，因少年的誓言愣住，呆呆不動。

「姊姊，疼……」少年乖巧的撒嬌。

「哪裡疼？耳朵、後背？」少女連忙鬆開手到處檢查，卻被少年穩穩抱在懷裡。

「姊姊，我喜歡妳……」

耳邊熱熱的鼻息讓少女第一次羞澀的燒紅臉，強自嘴硬，「胡說，我是你姊姊，不許喜歡。」

少年看著懷裡少女驚扭的撇過臉，臉上漾出溫柔的笑意，眼裡的濃情幾乎化成實質，胳膊用力收緊，讓少女和自己緊緊貼合在一起。

「阿貞，鬆手。」

「姊姊，我要親妳，聽話……」話音未落，少年的雙唇深深印在少女嬌嫩的紅唇上，一手按著少女的後腦，讓她無處躲避。

原來阿貞的嘴唇這麼軟……

「哈哈！」

「作什麼好夢呢，半夜笑出聲。」隔壁床的望月被吵醒，略帶點鼻音懶懶的問。

春花醒過神，連忙道歉，「吵到姊姊不好意思。」

「沒事。」望月呢喃，拉了拉被子繼續睡。

春花悄悄拉起被子蒙住自己，羞澀不已，不解怎麼會夢到白天的事。

周清貞一個人在小院裡收拾行囊，其實也沒什麼好收拾的，把春花的被褥打包，還有她一身穿舊的褻衣和裙衫，剩下的全部燒掉。

姊姊的東西他不會給任何人。

東屋不一會就光禿禿的，他心想桌子、炕櫃也要拉到省府去，那是姊姊用過的。

一對孤零零的紅豆耳墜被周清貞捏在手上舉高看了半天，輕輕搖一搖，只覺得它似乎還在姊姊頰邊輕晃。

他送給春花的及笄禮在縣衙裡被衙役搜去，費了點波折尋找，可只有這一對紅豆耳墜被找回來。

周清貞把耳墜仔細的包起來貼身放好，最後環顧了一圈東屋，抬腳出門又把兩棵柿子樹一一摸過，「你們也和姊姊一樣等我，終有一天我會帶你們走。」

柿子樹似乎明白了別離的愁緒，一陣風過，樹葉沙沙響，似乎在留戀自己的男主人。

周府大堂裡除了外出未歸的周清玉與被關起來的錢氏，其他幾個正主都坐著等周清貞。

周清貞進來後先溫和的躬身行禮，「多檢查了幾遍行李，讓各位長輩久等都是我不對。」

老夫人坐在八仙桌左邊上首，笑著抬手，「貞兒第一次離家，難免心裡惶恐，不礙事。」

「多謝祖母體諒。」

白敬文坐在右邊上首，他放下茶盞，做出和藹的樣子，「在家裡遇到這樣的歹毒陰私，惶恐在所難免，以後到了省府，自然有舅父看顧。」

白敬文的話讓周府的主子們臉色難看，就在他們想著要怎麼說的時候，周清貞緩緩開口，「多謝舅父關心，只是周府傳承百年，外甥自幼蒙祖父教誨，還不至於被婦人嚇到。更何況祖父教導過我，家和萬事興，子孫當以家族為上，祖宗姓氏為大。」

這幾句話老夫人、大老爺聽得很順耳，白敬文臉色就不那麼好。

周清貞露出懷念的表情接著緩緩開口，「祖父小時候總對清貞說『你舅父乃是寒門驕子，人中英才』，外甥自幼仰慕舅父，多年前就想學舅父一二風采，沒想到今日才能得償所願。」他恭敬對白敬文施了一禮，「日後要勞舅父多費心思，科舉之路還要舅父多多指點。」

白敬文滿意的點了點頭，那個野丫頭不在，少一個礙眼的人，至於周清貞，等他將來就會明白，自己這個舅父他到底敢不敢翻臉。

是的，白敬文並不相信周清貞真如現在所表現出來的樣子，不過他自信能拿捏這個似乎有點前程的外甥。

周懷嬰被冷落，有些不高興的咳了一聲，「這麼多年，為父也為你操了不少心，為了不讓你有奢靡之氣，你的月錢都親力保管。」

「父親辛苦了。」周清貞恭恭敬敬的行禮。

老夫人臉色一瞬間泛起尷尬，忙低頭掩飾，端起茶杯輕抵。

黃氏有些驚詫的瞟了一眼周懷嬰，再看看周清貞，心道：天哪，竟然有這樣厚臉皮的老子！

好在她反應快，連忙低頭整理衣袖，異樣沒被人察覺。

大老爺嫌棄周懷嬰丟人，瞪了他一眼，別過臉看屋外的銀杏樹。

周懷嬰卻沒有什麼感覺，他是周清貞的老子，老子想怎麼對待兒子就怎麼對待，不說兒子現在是一個秀才，將來就是為官做宰，在他面前也只有磕頭稱是的分，更何況他也沒食言，今天不就還給兒子了。

「這裡有二十兩銀子，你先拿去用……」

白敬文輕笑一聲，「妹夫真是會算，清貞如今十五歲，合該有月銀三百六十兩……」還不算隔幾年一次的閏月。

白敬文話沒說完，周懷嬰忍著沒翻白眼，打斷道：「呵呵，舅兄果然會算，可惜白氏在的時候，

因為嫁妝不值幾個錢，手裡花銷緊張，早把清貞的月銀花完了。」他冷笑一下，「我這也是擔心兒子太小，萬一在省府被什麼『親』朋故舊騙了銀錢可不好。」

什麼親朋故舊，這不就暗指自己嗎！白敬文暗暗捏緊手指，周懷嬰你好樣的，有種你們周府這輩子別求到我面前。

眼看情形不好，老夫人抬頭看周清貞希望他能圓場，可周清貞一副恭敬受教的樣子垂頭侍立，到底還是大老爺出來說了兩句場面話，周清遠跟著捧場才算含混過去，勉強強送兩人上了馬車。

離開樊縣時，周清貞打開窗簾，癡癡望著樊縣縣衙的方向，直到脖子酸痛看不清楚，他坐回座位按了按懷裡的紅豆耳墜，輕輕闔上眼。

姊姊，等我回來，等我讓妳誥命加身。

馬車骨碌骨碌，載著周清貞前往求學之路，或者說是前往救妻之路。

樊縣女牢每逢五、十就放一次風，春花倒不會湊這個熱鬧，她隨時可以在院子裡溜達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望月的牢門從來都是開著的，五號房竇小姐每天才半時辰，而一號、二號房關著真正的死囚，牢門永遠鎖著，三號、四號房空著，也是鐵鎖封門，因此她們屋裡不用恭桶，都是去院子裡的茅廁。

八月二十這天，春花借望月的話本看，忽然覺得內急，她從門縫裡看了一眼院子裡來回遊蕩的女犯，猶豫再三，還是忍不住走出門。

「春花姊姊，還記得妹妹嗎？」王青妹一直留意著天字六號房，見春花出屋，連忙堆著笑臉貼上來。

「內急，先去茅廁。」春花尷尬的笑了笑，她並不想和王青妹打交道。

「啊！瞧我這沒眼色的，春花姊姊儘管去，我等姊姊回來。」王青妹對著春花的後背笑嘻嘻的喊。

春花無語的穿過人群，回來時果然被滿臉討好的王青妹擋住。

「姊姊真是好福氣，家裡爹娘疼愛……」

剛滿三天，春花娘就挎了一包袱吃的、用的，騎驢和劉老四一起來探望閨女。

春花乾乾的笑，她雖然想爹娘，可她一點也不願意爹娘來女牢看她，她娘看一次回去不知道會傷心多久。

「我屋裡還有事……」春花抬腳往旁邊挪兩步，藉口想走。

「姊姊別急。」王青妹挪腳擋住，「姊姊原是周府丫鬟，肯定認識很多老爺、少爺……」

春花冷下臉，「妳想做什麼？我再怎麼認識也不過是一個下人，根本說不上話。」

王青妹眼睛笑得彎彎，看起來天真，卻有著說不出的驚扭與怪異，「妹妹沒別的意思，老爺、少爺的不敢妄想，但那些體面的管事、小廝，求姊姊介紹幾個，妹妹人嫩活好……」

怒火衝上腦子，春花一把推開王青妹，「以後離我遠點，我不是拉皮條的，骯髒！」她怒氣衝衝的離開，聽到身後有幾個人陰陽怪氣的嘲笑王青妹。

「人家是妳能巴結的？趕緊撒泡尿照照妳那張豬臉，實在令人倒胃口。」

「哈哈！」幾個人一起放聲嘲笑。

春花氣呼呼的走進屋子關上屋門，望月拿著書斜依在桌上，聽到動靜看了眼春花，又把目光落回書上，閒閒的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春花到水盆那兒洗手，心裡的怒氣還沒有消散，一盆水洗得嘩啦啦響，「王青妹竟然讓我幫她……」拉皮條三個字到底再說不出口，只是憤憤的拿帕子擦手，「真噁心。」

「她啊……」望月放下書直起身子坐好，想了一會才淡淡的說：「一個可憐人罷了。」

「不管落到什麼境界，人總該自珍自愛才對。」

望月看著春花臉上的不屑，不知回想到什麼，臉上浮現淡到幾乎沒有的笑容，「世上的事哪有那麼容易……總有身不由己的時候……」

後邊的話音很低，春花沒聽到，她只回答前邊的問題，「世上的事不外乎『取捨』二字，自己選擇下賤怪誰？」

「取捨」談何容易，如果都無法捨呢？望月心裡淡淡的想著，再看一眼在女牢裡似乎也不掩個性的春花，忽然有了說話的興致。

她提壺給春花倒了一杯清茶，悅耳的聲音緩緩響起，「青妹十歲那年父親病故，她母親性子柔弱，守不住家產，只好帶青妹改嫁。」

春花靠著桌子坐在床邊，聽了一個小姑娘的故事。

王青妹的繼父叫侯繼德，原就不是什麼好人，也沒什麼本事，剛開始還好，不過三五個月就把眼睛盯到青妹身上，開始汗言穢語，還動手動腳。

她嚇壞了，找她娘哭訴，卻被她娘捂住嘴。

「又沒真的怎樣，忍忍等嫁人就好了，要不然咱們娘兒倆還能去哪？」

看著娘憂傷的臉，王青妹默默忍下。

青妹娘的默認加重了禽獸的無恥，侯繼德越來越過分，就是當著青妹娘也毫不遮掩的對王青妹捏胸掐屁股。

青妹娘只會流淚苦求，「千萬有分寸，將來姑娘還要嫁人呢。」

直到王青妹十三歲那年事情終於爆發，那年青妹娘生了一個兒子，正在坐月子，侯繼德沒處撒火，摸到廚房對著正在案板切菜的王青妹動手動腳。

王青妹一天大似一天，卻只能咬牙忍耐，想著等將來嫁出去就好，誰知這一次侯繼德一身邪火沒處發，光摸不滿意，脫了褲子就想衝進去。

幸虧王青妹反應快，閃身回頭看到男人身下那玩意兒，嚇得尖叫著直接拿菜刀砍下去……然後被判四年牢獄。

「既然這樣，為什麼進來變得……」

望月笑了笑，「凡是剛進來的女犯，沒有吃喝，三天的時間先吊後打，然後扔到地字號牢房，要是能討好牢頭，日子還好過點，否則……」

沒經過的人永遠無法想像所謂的「吊、打」都有什麼花樣，比她在青樓裡見到的不遑多讓。

「就是千刀萬剮，也別想我——」春花站得挺直，神色決絕。

「是。」望月恢復閒閒的模樣，「青妹扛住了，保住清白，只剩半條命被扔到地字號牢房。」

春花變得焦急，「那怎麼？」

王青妹在牢裡苦苦的等、苦苦的盼，她什麼都不怕，就怕她娘日子過不好，結果兩個月後，她等來她娘的痛哭和責備。

侯繼德傷了腿和命根子，天天不出門，就拿青妹娘作踐，讓她的日子越發過不下去。

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拔大，就是再嫁也沒嫌拖累賣了你，你却這樣報答我，讓我連個指望都沒有！」

王青妹趴在欄杆上看著枯瘦的娘，還有她身上的斑斑傷痕，終於崩潰大哭，「我養你……娘，我養你……」

然後王青妹開始了「生意」，每月掙錢養她娘，甚至是那個侯繼德。

就這樣？就為這個？春花瞪大眼。

不然呢？望月戲謔看向春花，還想說什麼，春花已經怒火騰騰的出了屋子。

「王青妹！」

「姊姊找我，可是有好人選要介紹給我？」王青妹怪異的笑彎了眼，似乎看不懂臉色。

春花快步走到王青妹身邊，院子裡的女犯都來了精神，慢慢往這邊挪動看熱鬧。

在院門處閒坐的幾個禁婆互相以眼神示意，其中一個起身去找牢頭。

春花沒在意別人，眼睛直直看著王青妹，「你就為那麼個爛娘糟蹋自己？」

王青妹原本嬉笑的臉色立刻變冷，「不許你那樣說我娘！你知道什麼？你知道我娘養我有多不容易？」

「我呸！不是爛貨是什麼？生下護不住就別生，難不成是你求她生的？」春花被氣得太狠，變成了霸王花，「你說，是你求她生下你的？」

王青妹臉色刷的慘白，嘴唇張張闔闔，最終道：「我沒求過……」早知道要過這樣的日子，她寧願沒來人世這一趟。

春花冷笑，「生兒育女就好比種莊稼，一棵苗要小心翼翼養大，它才能回報莊稼人。你娘呢？你爹明明留有房子與田地，她守不住家產，護不了你長大，竟然還拿你的賣肉錢用，她算什麼娘？就是個爛貨。」

「族裡人說我家是絕戶，必得收回去。」王青妹試圖辯解。

和她同房、關係一直不對盤，剛剛還嘲笑她的夏蓮輕蔑的笑道：「什麼絕戶，你不姓王，不能招贅？」

「我娘膽小，他們太凶——」

春花打斷王青妹無力的辯解，「我娘一條腿不好使，我家沒有一分田，可我娘就算日夜織布也不會讓我們姊弟餓死，而妳原本有房有地，是妳那爛娘給敗光了。我告訴妳，妳不用替誰辯解，這事攔我身上，誰敢搶，我就敢放火燒房燒地。妳那算什麼娘？軟弱、自私、沒良心，只會苛刻自己的女兒。我只問妳，如果是妳，妳能拿妳女兒的賣肉錢吃吃喝喝嗎？」

「我不能……不能，不能！」王青妹先是惶恐，然後越說越用力，頭使勁的搖，怎麼能？怎麼能吃得下去？怎麼能伸手去接那錢？

她想起每個夜晚被人當畜生一樣對待，一個一個胖的、瘦的、老的、醜的、變態的，在自己身上發洩，崩潰哭泣，「我不能，我寧死也不能……」誰家娘能狠下這樣的心？

被叫來的鄭牢頭站在一旁悠閒的看了一場戲，見沒什麼事，又吊兒郎當的走了。

這一夜，王青妹沒出去做生意，躺在床上呆呆的想心事。

夏蓮回來時冷嗤一聲，「大半夜不睡有什麼可想的？劉春花那話沒錯，妳娘就是個爛貨，她要真是性子軟，過繼不是辦法？嘖嘖，女兒的賣肉錢也能接到手上花，天底下可沒幾個這麼狠心的，也好意思說性子軟？」她累了一晚上，懶得多說，自己打哈欠睡了。

王青妹睜了一晚上眼，第二天花錢買禁婆放她出去，在天字六號房外興奮的喊叫，「春花姊姊，我想通了！」

「想通什麼？」春花穿著款式老舊的醬色衣褲走出來。

「我想通了，我沒求她生我，她卻把我生下來讓我吃盡苦頭，我不欠她什麼，從今往後我再也不會給她一個銅板。」

「想通就好，以後別糟蹋自己了。」春花慢慢露出高興的笑。

「不，我還要繼續做生意。」王青妹瞅著春花，臉上露出一點得意的笑。

春花眨眨眼，以為自己聽錯了，「什麼？」她忍著怒火問道：「既然想通了，為什麼還要糟蹋自己？」

王青妹慘笑低頭，腳尖在地上踢了一下，「我已經這樣了，還能指望什麼？不如趁現在掙些銀子，將來出去遠走他鄉，以後找個不嫌棄的老實人嫁了，或者收養個孩子養老，總是條出路。」才十五歲的少女，本該是明媚嬌妍的年紀，可王青妹身上只有被催熟的畸形。稚嫩來不及長大，像是被醃漬過青菜，綠色還在，只是暗淡衰敗，讓人無能為力。

春花心裡沉甸甸看著眼前的女孩，有什麼法子能幫到她？

「青妹這話算得上通透，妳還有兩年就能出去，手裡沒有銀子，難不成妳要再回侯繼德家？還是出去做暗門子？」望月不知什麼時候站在房檐下聽她們說話，緩緩開口。

春花一瞬間湧起很多話反駁，諸如出去可以給人做工，可又想到，一個坐過牢的姑娘，不會有人願意雇用。要說可以嫁人，青妹做過那種生意，誰會要？

春花也是常年在縣裡掙錢的人，當舖、藥房、書局都待過，見過的人不少，也懂人情世故，王青妹這樣能嫁的不外乎老、殘、窮、怪……

「大不了頭髮一削做尼姑！」

王青妹抬起頭笑了，「多謝春花姊姊好意，但我不想做尼姑，妹妹就想掙點錢走得遠遠兒的，找個誰也不認識的地方平平安安過一輩子。」

春花神色複雜的看著面前的王青妹，覺得面前之人明顯多了幾分真人氣息。她有原則卻不是死腦筋，半晌才說：「日子是妳的，妳選好就行。」

王青妹彷彿去掉所有包袱，語調輕鬆，神情愉悅，「我想好了，都是春花姊姊點醒我，謝謝。」她後退半步虔誠的屈膝行禮。

第二十一章 周清貞的異樣

周清貞進入東安書院，每日專注上學讀書。

這日下學，他接過如意手裡的學籃，溫和的說：「我這裡不用伺候，你退下早點歇息。」

「是。」如意已經知道自家少爺的習慣，恭敬行禮後回自己的下人房。

等如意走遠了，周清貞才轉身進自己的屋子。

這是一間小小的單人屋，和春花以前住的小屋大小差不多，加上周清貞特意佈置，一進去就會恍然一陣，錯當這裡是小院的東屋。

先用手愛戀的摸了摸春花曾用過的桌面，周清貞才把學籃放上去，然後去窗下洗手淨面，慢慢的擦拭，等收拾乾淨才去炕櫃裡拿出春花的衫裙，放到那邊桌上。

周清貞把學籃裡的東西一一取出來，溫和地道：「姊姊，今天先生講《中庸》第一卷，用的是朱先生的批註，我覺得……」

做完今天的課業，周清貞又微笑著面對那件衫裙，「姊姊，下月初五是妳十七歲芳辰，妳想要什麼禮物？」過了片刻又道：「嗯，到時候我送給姊姊。」

周清貞剪掉蠟燭過長的燭心，拿出一本比較少見的書冊開始抄寫。

三更的梆子「梆梆梆」的響，周清貞動了動僵硬的脖子和手指，把抄好東西仔細收拾好，脫去外衫，從炕櫃裡拿出春花的舊褻衣抱在懷裡。

拉開春花的被子蓋好，周清貞親了一下褻衣，再把它完完全全收到被子裡抱好。

「姊姊要乖，小心著涼。」

八月底，周清貞領著如意正式上門拜訪白家。白家在城東青槐巷，距城南外的東安書院十餘里。

這是一座面南三進宅院，青磚滴水瓦的院牆高約六尺，敞亮的金柱大門顯示主人不是平民身分。

周清貞遞帖子給門房，經通傳後進入，往東有一座黑漆角門，進去是一進院子，迎面的影壁上有磚雕松鶴延年，旁邊種了幾竿綠竹。往西過大門是兩間倒座，一間住人，一間做廚房。進了垂花門，裡頭是一座三丈闊、四丈深的院子，上房三正兩耳是白敬文會客書房所在，東邊三間廂房做學堂，西邊兩間廂房是白敬文起居之處。

院子中間是些柳樹、梅樹，後來白敬文開堂收徒，又栽了幾棵桃李，這會兒鬱鬱蔥蔥，下邊擺放著一些石桌石凳，倒也有幾分清雅意境。

白敬文現在帶的六個學生都是富戶子弟，每月束脩三十兩銀子，可惜只有前幾年出了一個秀才，今年最好的也沒能過院試。

周清貞一邊走，一邊想著如意打聽的消息。

阿旺領周清貞進了二道院子，先去書房揚聲稟告，「老爺，周家表少爺登門拜訪。」

白敬文並沒有讓周清貞進去，只在屋裡吩咐，「你先去後院見見你舅母，前幾日她還跟我念叨你。」

「是，讓舅母掛心是外甥不孝。」周清貞恭敬的在門外行禮，然後跟著阿旺從院子西北側鹿頂穿山進去，裡邊是抄手遊廊。

三進院子和二進差不多大，結構也相似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三進院子的屋簷都做成抄手遊廊，院子只在四角種些高大槐樹，中庭養了幾缸錦鯉。

周清貞剛進內院，便看見一位二十出頭的少婦抱著三歲大小的孩子，在魚缸前逗金魚玩，這應該是表嫂和表侄。

果然，阿旺開口，「少夫人，這是周家表少爺。」

「哦……」那少婦略好奇的上下打量。

周清貞垂目揖手，「表嫂安好。」

「表弟萬福。」少婦抱著孩子回了半禮，說完便向上房招呼一聲，「婆婆，周家表弟來了。」

「貞兒來了，多少年沒見，可想死舅母了。」話音剛落，屋裡急匆匆走出一個笑容滿面的中年婦人，這便是周清貞的舅母李雲芳。

「勞舅母掛念，都是外甥不孝。」周清貞神色溫和，躬身作揖。

李雲芳幾步趕到周清貞身邊，拉起他的手上下打量，言笑晏晏，「小時候就是一副金童子長相，喜得人恨不得抱回家養，如今越發出挑。」

「舅母謬讚，外甥不敢當。」

她還是歡喜的模樣，「你這孩子來就來了，還帶什麼禮，跟你舅舅、舅母也見外。」

「多年不見，一點孝敬應該的。」

李雲芳拉了周清貞的手去上房，邊走邊說：「可不是好些年沒見，說起來，這院子你是第一次來。」

周清貞微笑著隨李雲芳往上房去，確實是第一次來，這裡比原來樊縣的白家老宅不知高檔多少。

他娘當年聘禮中的千兩白銀全在這裡，再瞧瞧今日的舅母，綾羅綢緞、珠翠步搖，哪裡還是當年通身金銀的俗氣模樣？不過這見人就笑、看似火熱的神色倒沒有分毫變化。

李雲芳拉周清貞到下首坐了，自己才去上首坐定，掏出帕子拭眼，「看見你就想起你娘，我那苦命的妹妹，我嫁到白家她才十歲不到，一年後公婆去了，都是我拉扯她長大……」

在她開始哭哭啼啼的時候，周清貞就站起來垂手聽訓。

「嬌養成花朵般的大姑娘，嫁去白家不過七載就枉斷性命。」

嬌養？周清貞眉目不動，果真嬌養，他娘怎麼會一手漂亮的刺繡，手指還有常年捏針磨下的硬皮？

「生死有命，舅母不必太過悲切。」

「也是呢。」李雲芳又用帕子沾了沾眼角，抬起頭滿面歡喜的說：「來來來，我跟你指人，這個你剛見過，是你大表嫂柳氏，你表侄淳兒。」

周清貞從荷包裡捏出早就準備好的銀豆角，笑著遞給白子淳，「來得匆忙，只有這個小玩意給表侄玩。」

「這是范姨娘。」李雲芳又指指一旁伺候的少婦。

「外甥要是沒記錯，這位是當年舅父中舉時別人送的。」

李雲芳一拍腦門，笑呵呵的說：「我都忘了你見過她，她還有個姑娘叫秀怡……」她一邊說一邊吩咐范姨娘，「去叫小姐出來見見表哥。」

「是。」范姨娘雖然年過三十，卻腰段柔軟，皮膚白皙，走出去依然婷婷嫋嫋。

「可惜你表哥去收帳，人不在，要不兄弟們喝兩杯水酒也熱鬧。」李雲芳回過頭又跟周清貞親親熱熱的說話。

收帳？是了，他娘還有四間上好的門面在樊縣，半年租金大約一百多銀子。

「聽說你要來省府求學，舅母就日日盼、夜夜盼，只可惜家裡人多地方小，要不然一定接你來家裡住。」

周清貞還來不及搭話，竹簾就是一陣響，李雲芳抬頭去看，隨口說：「這是你表妹秀怡，今年將將十三。」

進來的女孩雖是單眼皮，一雙眸子卻水潤，配上略尖的翹鼻頭、一雙薄唇粉嫩嫩的，長得還算秀氣。

她雙手搭在腰間，娉娉婷婷地邁著小碎步走到周清貞面前，屈膝行禮，聲音嬌滴滴的，「秀怡見過周家表哥。」

春花在牢裡不過住了半個多月就要發瘋，實在是極為無聊，每天只能對著望月發呆。

望月倒是怡然自得，每天早起壓腿拉筋、下腰練功，飯後在院子裡轉幾圈，然後看曲譜、打棋譜，心情好時教春花下棋。

春花學兩天就頭大如斗不肯再學，只對五子棋有興趣，可惜望月覺得五子棋沒品味，於是兩個人沒有養出共同愛好，只能各自進行。

中午望月或者靜坐或者小憩，下午練字作畫，春花只能羨慕地看著，「望月姊姊的字飄逸靈秀真漂亮，望月姊姊畫得比阿貞好看……」

晚飯望月去後院散步，然後在線香嫋嫋中彈琴作樂。

春花不懂欣賞，只覺得望月的琴聲好聽得不得了，像黃鶯在枝頭鳴叫，又像山裡清泉流淌，讓人渾身輕鬆舒服。

九月初四這天，春花又坐在床邊聽望月彈琴，王禁婆忽然推門進來，「劉春花，周少爺派人給妳送東西。」

春花眼睛一亮，站起來在鏡子前左右端詳，確認沒什麼問題，還是順了順頭髮才抬腳出屋。春花去時高興，回來更是眉飛色舞，望月輕輕按住琴弦，側身調笑的看著她，「妳那小少爺給妳送什麼了？」

春花手裡有著一封信和一個小小扁扁的布包，針腳髒髒扭扭的，是由周清貞親手縫製。

「明天我生辰，這是阿貞送我的生辰禮物。」她臉上有點點羞澀，更多的是開心，如意說這份禮物是阿貞抄書賺錢買的。

「打開看看，妳家小少爺送的是什麼。」

「好啊，不過看樣子大概是絲帕。」絲帕也好，都是阿貞的心意。

春花開開心心的找望月借了一根針，慢慢挑開線頭，布包打開，裡邊露出鮮紅色的布料，「阿貞怎麼選這顏色的帕子，怎麼用啊……」她一邊抱怨，一邊提起那塊大紅綢子，臉色瞬間爆紅，連忙把那東西揉成一團，塞到懷裡。

看清的望月抑制不住笑聲，軟在琴桌上，「哎哟，哈哈，哈哈，這位小少爺可真有情趣，哈哈……」

「有什麼好笑的……別笑了！」春花羞惱的過來捂望月的嘴。

望月仰著柔軟的腰身向後折，「不好笑，真不好笑……哈哈！」主要是春花猜錯了，拿出來給人看太好笑。

她笑得淚花點點，好一陣子才終於停下來，一邊拿帕子沾淚花，一邊說：「明天妳生辰，我給妳彈首曲子祝壽。」

春花心裡一動，「怎麼從不見望月姊姊吹簫？」

望月搭在琴弦上的手一頓，「妳想聽簫？」

「沒聽過。」

望月停了一會，笑道：「也好，許久沒有吹奏。」

玉白素手執烏管，伊人靜立，一首《平湖秋月》流暢婉轉的飄出女牢。

真好聽，和琴的感覺完全不同，春花只聽出清新明快。

一牆之隔的鄭牢頭正一手支著下巴，一腳踏在條凳上喝酒吃肉，聽到簫聲，原本一臉不在乎的表情慢慢冷凝。

這看似輕快明麗的簫聲裡，有多少悲愴，多少不甘，多少憤恨？他不想聽、不願想，可是簫聲源源不斷的纏繞在四周，讓人無處可逃。

鄭牢頭忽然一臉狠色，取下牆上的皮鞭想去打散這簫聲，只是拉著門門的手半天不動，最後

落魄的丟下鞭子，走到桌邊趴下，把臉全藏在胳膊裡，一動也不動。

到了晚上，春花背對望月躺下，悄悄展開周清貞的信——

姊姊見字如面：我在這裡一切都好，書院先生博學多才，同窗友愛和氣……姊姊喜歡我選的肚兜嗎？穿它過生辰好嗎？就好像我祕密貼在姊姊身上，一步不離的陪妳過生辰。想妳。

春花看完信心情變得沉重，阿貞自來懂事乖巧，怎麼會變得這麼……

望月從話本中抬頭，看一眼輾轉反側的春花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，妳家小少爺寫了什麼讓妳睡不著？」

春花咬唇想了半晌，轉過身問：「望月姊姊，男孩送……是不是不正常？」信的內容她實在無法說出口。

「為這事？不用擔心，青年男女私下送些體己很正常，春心萌動都這樣。」望月閒閒的翻了一頁，繼續看她的話本。

這答案不能安撫春花，她憂心的轉身面向牆壁，春心萌動是這樣？為什麼她覺得阿貞有些不對勁？她養大的小孩明明很乖巧溫順，為什麼會變得這麼、這麼……她找不出形容詞。

與此同時，周清貞躺在暗夜裡，想著自己送的紅綢肚兜，大紅綢上盤著一條綠油油、吐著血紅信子的蛇。

他好想變成那條蛇，變得粗壯有力，用長長的身體纏住姊姊，冰涼的鱗片在姊姊白膩的肌膚上擦過。

黑夜裡的喘息聲越來越重，周清貞為自己的想像激動不已。

他要把姊姊緊緊纏住，緊緊……緊緊……再也不分開。

清涼的秋夜，春花皺著眉頭入夢，一心想著阿貞到底正常不正常？為什麼總有些擔心？

她帶著憂心入眠，很少有夢的她這一晚淨作些光怪陸離的夢，一會是周清貞穿著白色褻衣，身上被刀扎得鮮血直流；一會周清貞被妖怪吞了，在妖怪腸胃裡掙扎；一晃神又是周清貞的魂魄被黑白無常用鐵鍊捆著拖進黑暗。

「姊姊……姊姊……姊姊救我……」

「阿貞！」春花滿頭汗，大喊著直坐起來左右亂看，「阿貞，阿貞！」

「作噩夢了？」隔壁鋪望月的被吵醒，轉過來迷迷糊糊的開口。

春花驚魂未定，心怦怦跳，聲音裡還帶著恐慌，「我夢見阿貞被黑白無常抓走了。」

「哦，那是妳最近神怪話本看多了，又過於思念造成的，沒事，再睡會。」模模糊糊勸完，望月翻了個身繼續睡。

春花臉頰淌下冰涼的驚汗，捏緊被子回想夢裡一個個真實的畫面，真的是自己太想阿貞了？

她的心怦怦亂跳，驚恐還沒完全褪去，憂慮又浮上心頭。

送那樣的東西、說那樣的話，真不像阿貞……阿貞是不是有些不正常？

春花枯坐半天，直到秋夜的清涼浸透肌膚，才打了個寒顫。慢慢拉著被子窸窣窸窣躺下。男孩春心萌動會變得這麼不一樣？睡了一覺春花才想到那個形容詞——淫邪，就是淫邪。春花再也睡不著，仰面看向漆黑屋頂，她自己也不過是情竇初開，實在不知道周清貞這樣到底對不對。

東方第一縷曙光照亮窗戶，春花聽到望月起床穿衣疊被的聲音，也跟著坐起來，滿腹心事的準備收拾。

望月收拾利索，梳好髮髻後，只見春花的被子還攤在床上，她一手捏著被角對床發呆，連禁婆來送水都沒發現。

望月挑挑眉，就著溫涼的井水淨面，然後給春花擰了一條濕帕子，「給妳擦擦醒神。」

見到遞到面前的濕帕子，春花愣了一下才回過神，「多謝望月姊姊。」接過來擦擦臉，果然清醒許多，春花索性去自己盆裡洗了臉，快手快腳的疊被梳頭、掃地抹桌。

收拾完閒下來，春花看到望月把腳搭在櫃頂，臉側在腿上練功。這是望月天天要做的，春花看著看著又陷入自己的心思。

阿貞這樣到底對不對？他以前不是這樣子的，難道動了心就變得……下流？

望月壓完腿、下過腰，發現春花還在出神，一雙眼睛愣愣的，戲謔的笑問：「這是怎麼了，想什麼呢，還想妳家小少爺？」

「望月姊姊，妳說……」春花回過神，連忙止住話頭，那樣私密的話怎麼好跟人說，她尷尬的笑了笑，「沒什麼。」

春花轉過身，胳膊搭在桌上，以手托腮繼續煩惱。她越想心越亂，總覺得周清貞這樣不對勁，尤其昨晚作了那些噩夢，都是他受傷。

早飯照例是兩個雪白饅頭、一碟素菜、一碗小米粥。望月多了一道金包銀——雞蛋炒豆腐，是她昨晚加錢預定的。

春花一邊心不在焉的吃早飯，一邊看著望月，思量著要不要請教她。

望月會錯意，把金包銀的碟子推到桌子中央，「一起。」

「不不不。」春花連忙低頭，胡亂夾了幾根豆芽塞到嘴裡。真丟人，雖然她沒有望月手頭寬裕，可阿貞每月也給她五百文零用。

好不容易吃完飯，春花急匆匆的把碗筷收拾好，拉住要出去轉的望月，「姊姊，我——」

「劉春花，妳家人來看妳了！」春花的聲音被屋外鄭禁婆的大嗓門打斷。

春花只交代一句，「望月姊姊，等我回來有事請教。」

她再次跟著鄭禁婆回到院子時，手裡挎著一個大包袱，院子裡放風的女囚沒有不羨慕的，這麼多人裡頭，只有春花一個月有好幾撥人來探望。

「春花姊姊，誰送這麼多東西？」

王青妹自從被春花點醒，對春花比任何人都多了一份親近與依賴，這會兒看見春花，就好像看到主人的小奶狗，趕忙跑過來。

春花笑了笑，「我爹娘送來的冬衣。」

王青妹眼裡瞬間浮起淚花，羨慕的說：「春花姊姊好有福氣，下輩子我做妳妹妹好不好？我也想要這樣的爹娘。」

春花無語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雖然同情、願意幫王青妹，可心裡總對這個姑娘有三分戒備。鄭禁婆衝天翻了個白眼，「前世不修才有這輩子造業，妳這輩子先好好做人再說下輩子，別跟人家劉春花比，不但有爹娘來看，昨天周少爺還花錢給她訂了長壽麵。」

王青妹越發羨慕，不過她也很開心，「原來今天姊姊生辰，祝姊姊年年有今日，歲歲有今朝。」說完還特意福了福。

「青妹客氣，我屋裡還有事，下次聊。」春花客套一聲，還了半禮轉身離開。

留在原地的王青妹一個人咬唇想了想，而後臉上露出開心的笑容。

終於回到屋裡，望月早已散完步，倚在桌上看曲譜。

春花頓了下，把包袱裡兩身棉衣收拾好，撿了紅棗、蘋果，洗了些放到桌上。

「妳爹娘買給妳的？」望月隨手捏了一個紅棗「喀嚓」咬掉一半，「又脆又甜。」

春花多了兩分開心，嘴上卻抱怨道：「我娘總拿我當孩子，不光這些，還買了水晶餅、瓜子、酥糖、栗子。」

「南瓜子還是西瓜子？」望月多了點興趣。

「南瓜子，我娘不讓我吃西瓜子，怕磕著牙。」

「巧了，有些日子沒吃怪想的，抓一把過來磨磨牙。」

春花二話不說捧了一把過來放到桌上，望月放棄紅棗，捏了幾顆瓜子到手裡，春花則撿一顆酥糖含在嘴裡。

望月連嗑好幾顆瓜子才停下手問：「妳遇到什麼為難事？」

今天春花生日，望月原本不打算提煩惱的事，可是對面的傻姑娘嘴裡含著糖都能憂心忡忡，讓人實在於心不忍。

酥糖老在一邊甜得膩人，春花把糖撥到嘴中另一邊，猶豫再三，還是不知道怎麼開口比較合適，不過她是個爽利姑娘，索性把那封信和肚兜給望月看。

望月看到那件大紅肚兜就發笑，等展開發現盤起來的綠蛇，拿水蔥般的手指點了點，調笑道：

「妳家小少爺真有趣，比妳有意思。」

蛇性本淫，這肚兜可是有求歡的意思呢，只不過望月相信春花絕不會懂。她不知道，周清貞也不懂，他只是本能的一眼看中這個。

展開信也沒別的什麼，看到最後一行，望月輕輕笑了笑，「這也沒什麼，不過是花叢浪子慣常調笑。」

恐怕這位小少爺千帆歷盡，拿傻丫頭當樂子呢，望月意興闌珊的放下信，閒閒捏起幾顆瓜子。

春花臉上浮起急色，忍不住起身隔著桌子向望月那邊探去，「阿貞怎麼可能是花叢浪子，他從來規規矩矩，乖巧懂事。」

望月眉眼越發淡漠，整個人看起來懶懶的，「妳才伺候他幾天，就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？豈不知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」她的身上慢慢浮出寒涼之氣。

春花沒發現望月的異樣，只焦急的說：「我當然知道，他是我一手拉扯大的，我怎麼可能不知道！」

「妳拉扯大的？」

「是。」春花從十歲進周府遇到周清貞開始一點點回憶，最後憂慮的總結，「他剛八歲我就和他天天在一起，他怎麼可能是花叢浪子，明明那麼乖……」

望月瞄一眼紅肚兜，又轉頭凝神看信，過了半晌才點點信紙輕輕歎息道：「是變得不正常了。」

春花的擔心成真，呆呆地坐回床鋪，「阿貞他怎麼了？」

「他在不安，在惶恐。」

春花抬眼看望月。

「我不明白，他怎麼肯讓妳頂罪進來？」

春花傻傻的開口，「我跟他說，他不聽話我就不要他了……」

望月不可思議的看著春花，「妳怎麼能這麼跟他說。」

「我不想他前程被毀，他那麼聰明勤奮，那麼懂事乖巧。」

望月皺眉責備的看著春花，平了一會心氣才說：「妳可知道自己這樣對他有多殘忍？」

春花愕然地看著望月。

「那個周府對他只有冷漠與無視，好不容易有點資本，又被徹底放棄，對他來說周府已經不是他的家、他的責任。周家放棄他，他也放棄周家，從此相忘於江湖，未嘗不是一種灑脫……」

「可——」春花想插話，被望月不留情的打斷。

「在他徹底變成孤身一人的時候，他一直喜歡、依賴的姊姊卻威脅要他聽話，否則就不要他……」

春花聽得心裡劇痛，「我不是真的不要他，我……」

「我知道妳是為他好，他也不是不明白，可妳卻給他心裡插了一把刀。男人有時候會孩子氣，妳想想，一個八歲男孩失去自己唯一的親人庇護會怎麼樣？」

春花慢慢垂下頭，會害怕、會哭，會想盡一切辦法找回那個人。

望月又瞄了眼那條盤踞起來的綠蛇，心裡有了另外的感悟，「他現在最想做的大概是把妳關起來、藏起來，再也不讓任何人找到妳、搶走妳。」

春花喉頭一梗，忍不住趴在桌上痛哭，阿貞好可憐！

望月沒有安慰春花，而是繼續問道：「你們確定關係時，妳說了什麼？」

春花抬起淚痕縱橫的臉，答道：「沒說什麼，他說給了我家一千兩銀子，以後我就是他的了。」

「然後？」

然後……春花抽噎了一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「他就抱著我……親了一下。」

「再然後？」

「沒了，羞都羞死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來的。」

望月點點頭，把所有事情都連起來了，她肯定的說：「所以你們確定關係後，妳從沒表態？」

「他說以後我是他的，我沒反對……」

「妳只要說，妳有沒有明確告訴過他，妳喜歡他？」望月不耐煩的敲敲桌子。

春花抽抽鼻子，「沒。」

「他托人送東西，妳也沒寫信捎話過去？」

「捎話了，讓他好好用功，照顧好自己……」春花的話音慢慢低下來，她知道阿貞的心結了，擦乾眼淚吸吸鼻子，「我知道該怎麼做。」

「春花姊姊、春花姊姊！」

屋外忽然響起王青妹激動的聲音，春花停下話頭，在鏡子前照了照，確定沒什麼破綻才走出去。

「春花姊姊，我買了條絲帕做妳的生辰禮。」看見春花出來，王青妹滿臉興奮。

春花客氣道：「咱們其實不熟，妳不必這麼客氣。」

「在我心裡妳就跟我親姊姊一樣，春花姊姊別嫌棄我好嗎？」王青妹眼巴巴的看著春花，把那條絲帕遞到春花面前，一條粉紅色繡著桃花的真絲帕子，在風中微微隨風飄動。

春花還是拒絕，「我不是嫌棄妳，是真的不能收妳的東西。」

王青妹眼裡湧出淚水，「春花姊姊還是看不上我這樣骯髒的人。」她舉著帕子的雙手顫抖著慢慢收回，淚珠一顆一顆掉到地上。

春花到底不是鐵石心腸，「我不是看不上妳，只是……我沒法接受妳用賣身錢買的禮物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王青妹立刻興奮的抬起頭，還掛著淚珠的臉彷彿笑出一朵花，「姊姊等我做工掙錢給妳買禮物。」

說完她就興奮的跑了，留下春花奇怪，「坐牢還能去做工掙錢？」

望月踱出門，「妳不知道，地字號的人天天要做活。」

春花這才知道，原來牢裡每日都有額定任務，完成才能吃飯，超出有工錢，可惜任務挺重，能完成就已不容易。至於住人字號、天字號的人，因為多交了銀錢，所以不用做工。

周清貞面帶微笑跟同窗告辭回自己的住處，一路上遇到認識的人都會溫和行禮，閒話兩句，任誰看見都要讚一句謙謙君子，溫文爾雅，可皮囊下的東西卻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今天如意又去給姊姊送東西，交下兩個月的房費，不知道姊姊現在怎麼樣……

他壓下所有不好的心思，面帶微笑。

如意歸來，稟報道：「少爺，春花姊姊這次沒有捎話。」

周清貞聽得眼前一黑，姊姊已經討厭我到無話可說的地步了？不不不，不會的，我聽話，我會乖乖的！不要……

就在周清貞將要崩潰的時候，如意的聲音拉住了他。

「春花姊姊讓奴才把這身衣裳和信給少爺。」

姊姊！周清貞假裝一臉淡然的接過來，一個人僵直的走回小屋關上門。

門外的如意撓撓頭髮，少爺今天怎麼怪怪的？都忘了打發他。

阿貞見字如面：姊姊在這裡一切都好，長壽麵很好吃……姊姊納了一個月的鞋底才夠錢買次一點的布，給你做了身褻衣，你貼身穿著，就好像姊姊在你身邊一直護著你、陪著你。想你。

周清貞的眼淚一滴滴流下來，姊姊接受他了，姊姊會一直護著他、陪著他，不會不要他！

姊姊……周清貞把褻衣和信抱在懷裡無聲痛哭，那彷彿爛了一個洞、任由冷風「嗖嗖」刮過的心，慢慢癒合，變得溫暖。

第二十二章 秋闈應試中經魁

冬去春來年復年，轉眼間兩年過去，又是仲秋時節。省府寬闊的街上車水馬龍，周清貞收到春花的信，收拾收拾趕往文廟上香。

文廟離書院並不遠，裡邊松柏參天，當中有零零散散的三五個長衫學子，有的來放鬆心情到處參觀，有的來拜聖人神色虔誠。

周清貞神色溫和，上完香從文廟出來時，被一個嬌俏的小姑娘擋住。

「周清貞，再兩天就要鄉試，你怎麼現在才來拜文廟？人家前幾日天天早起在這裡等你。」

周清貞眼角餘光掃到小姑娘身後的兩名婢女與四名護院，溫和行禮，「勞羅小姐掛心，小生有事先行告退。」

「哎！你別走，我給你準備了考籃福袋，都是請安國寺高僧開過光的，你拿著。」

一個紅衣丫鬟擋住周清貞去路，從護院手裡要過考籃遞到周清貞面前。

「非親非故，恕小生不能接受。」周清貞神色絲毫不變，有禮的說完揖手告辭。

羅寶珍看著周清貞的背影，笑容彷彿沾滿蜜糖，甜絲絲的，心道：真好，就四個字——溫潤如玉。

另一個綠衣丫鬟不屑的瞥了一眼周清貞的背影，上前在羅寶珍耳邊悄聲道：「小姐看上他什麼啊？一個鄉下地主的兒子，咱們省府多少青年才俊排隊等小姐青睞。」

「就是喜歡他，自打今年初夏看到他就喜歡。」不知世事艱難，羅寶珍笑得甜蜜蜜。

樊縣女牢還是一樣的青磚高牆，還是一樣光禿禿的院子，歲月在這裡似乎凝滯不動。

天字六號房內，春花雙手合十，嘴裡嘟嘟囔囔，「菩薩保佑，菩薩保佑……」

望月捏著黑子，從棋盤抬頭，戲謔道：「這裡可沒有菩薩，只有獄神，妳想求祂保佑妳家小少爺什麼？」

春花急忙放下手，「呸呸呸，當我剛才什麼都沒說。」

望月被春花反覆的樣子逗得樂不可支，「妳也真有趣，要保佑妳家小少爺高中應該求文曲星，

妳求菩薩幹麼？」

自從進入八月，春花便一天比一天焦躁，擔心周清貞緊張，擔心他生病誤了考期，擔心他考試東西沒帶全，甚至擔心他走路摔跤……

望月天天在旁邊瞧樂子，時不時補充些匪夷所思的意外來逗春花，什麼吃飯吃到耗子藥，什麼上茅廁跌到坑裡，什麼走在路邊牆倒了，走在房下被瓦砸，嚇得春花提心吊膽。

春花不是不明白望月是故意逗她，只是有些事身不由己，她也知道自己緊張過度，歎口氣無力的坐在床沿，「我求菩薩保佑他平平安安，順順利利。」

春花相信只要不出意外，周清貞一定能考中舉人。

望月一笑，繼續琢磨棋路。

這對小兒女她看了兩年，到現在也不能完全相信周清貞，只是她仍盼著周家小少爺不要辜負春花，讓她對世上的男人多一點好感。

「望月姊姊，阿貞要是忘了筆墨怎麼辦？」春花又想起一齣，急得在屋裡團團轉，她好想跟著去。

「行啦，都要帶什麼，妳不是在信裡交代得清清楚楚？再說，鄉試裡邊有準備筆墨。」丟下一顆白子，望月接著閒閒開口，「妳還煞費苦心做了大半年的工攢錢給他買布料，縫了從裡到外所有的衣衫鞋襪。真是女生外向，妳爹娘那裡也不見妳如此上心。」

春花坐回床鋪，爹娘那裡前前後後她給了七、八十兩銀子，阿貞給了一千，她是真的不擔心，這世上如今唯一讓她擔心的只有周清貞。

屋裡安靜下來，晨光一點點移動。

「望月姊姊，他們這會應該在領座號吧？」

望月抬頭看了眼太陽，點點頭，「差不多。」

「春花姊姊，春花姊姊，我明天就要出去了！」屋外傳來王青妹的喊叫聲。

望月好笑的看著瞬間頭疼的春花，「青妹倒是真的喜歡妳，什麼事都不忘和妳說。」

春花苦笑，她也知道王青妹怎麼就認准她了，「就出去這事，連著五天每天來說一遍，好在明天就真的出去了。」

「是啊，從妳進來，一轉眼兩年過去，青妹四年也滿了。」望月輕輕感歎，她再三個月也該出去了，出去……出去好……報仇。

春花想了想，從櫃子裡摸出二兩銀子走出去，「恭喜青妹，這銀子妳別嫌少，出去後好好過日子。」她拉起王青妹的手，把銀子塞過去，這是她攢了好幾個月的錢。

「謝謝姊姊，我就知道這世上春花姊姊對我最好。」王青妹感動得眼淚直掉。

「記得妳說過的話，出去後走得遠遠的，勤快些，找老實人嫁了，或者養個孩子安安穩穩一輩子。」春花多交代了幾句。

「嗯，我會永遠記得春花姊姊的好。」

打發了王青妹，春花回到屋裡問：「這會應該都到了吧。」

「差不多。」

「什麼時候開筆啊？」

樊縣的春花牢房裡碎碎念，恨不得飛到省府的貢院外守著，而此時身在省府貢院內的周清貞，裡裡外外穿著春花親手縫製的衣袍，按了按胸口的紅豆耳墜，輕輕闔上眼睛，腦海裡出現姊姊帶著耳墜的明媚笑臉。

「阿貞。」

姊姊……周清貞嘴角溢出一點甜蜜溫暖的笑意，再睜開眼睛，雙眼清淨無波，伸手執起毛筆，只覺得姊姊就在他身邊陪著。

九日一場、十二日一場、十五日一場，剩下的時間便是等待，這時候春花倒不急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去工坊做活。

工坊裡大都是些不再年輕的女犯，她們也知道罩著春花的小少爺今年參加鄉試，每每看到淡定自若的春花，總是忍不住悄悄窺探，不知道這位是不是有大福分的。

省府的周清貞則把自己關起來，一本一本抄書，這次的成績對他來說太重要了，他不能讓自己有時間揣測，他怕自己會瘋，姊姊還在等著他救。

兩年了，兩年！七百個日夜，他不知道自己怎麼熬過來的，時時刻刻害怕姊姊出意外。

九月初八，周清貞終於推開小屋迎著初陽走出來，對守在屋外的如意淡淡吩咐，「走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兩年時間過去，如意從當初那個機靈少年變成完全沉默的青年，不留神都不會發現他的存在。他低頭垂手跟在周清貞身後，似乎沒有發現周清貞兩眼全是紅血絲。

布政使衙門前早已人山人海，周清貞在遠些的地方找了一棵槐樹站住，如意不用他吩咐就往放榜處去了。

不一會兒鼓樂聲響起，一班兵丁開道，後邊有著樂手、儀仗，再後邊就是讓千萬學子心跳急促的黃綢彩亭。明黃耀眼的彩亭被四個壯漢高高抬起，上邊供奉著本科榜單。

人群如潮水般往兩旁分開，看著儀仗一路從貢院過來，等著他們停下張榜。樂人們吹吹打打，弄得歡天喜地，滿場的學子靜默期盼，滿心忐忑。

周清貞面無表情的望著，看他們放下彩亭請出榜單，看他們把榜單糊在廊廳下。

鼓樂聲止，不等那些人散去，等候多時的人群全湧上去，周清貞看不到榜單，只能看到無數人的背影。

「啊！我家老爺是解元！」人群裡忽然傳出驚喜的喊叫。

不是如意，周清貞心裡一沉，少了一個名額。

「中了、中了、中了！」另一個中年人的聲音。

又少一個名額，廬陽府甲乙兩榜只取三十名，周清貞垂在袖子裡的手微微顫抖，心道：姊姊……

「哎呀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

清脆的聲音讓周清貞一驚。

「我讓人找了半天才找到你，我在解元樓訂了位子，咱們去那裡等。」羅寶珍提著裙子小跑過來抱怨，並沒有發現他的異常。

他立刻變成溫和有禮的模樣，拱手推辭，「多謝羅小姐美意，小生在這裡等下人。」

「中了，中了！」忽然有一個護院滿頭大汗的跑過來報喜，「周少爺高中經魁！」

羅寶珍瞬間驚喜不已，「阿大，你沒看錯？」

阿大粗喘著氣，肯定的道：「沒看錯，小的奉小姐命令去守榜看了幾遍，是真的，樊縣周清貞高中甲榜第五。」

鄉試第一為解元，第二亞元，三、四、五經魁，第六亞魁，其餘是文魁。

周清貞面上維持著溫和有禮的笑容，心卻飛到了樊縣，恨不得告訴春花，姊姊，我中了、中了！

羅寶珍興奮的直拉周清貞的袖子，「你中了，太好啦！」

才擠出來的如意看了眼周清貞身邊高興的少女，壓下滿臉喜色，沉默著過來稟告，「少爺中了甲榜第五。」

「你家下人真沒趣，這麼開心的事也沒個表情。」羅寶珍扯著周清貞的袖子嘟嘴抱怨。

周清貞溫和卻不拖拉的收回自己的袖子，「在下要給家人報信，失陪。」

羅寶珍朝著周清貞背影皺鼻子，「小老頭。」完了又是歡天喜地的模樣，「瑪瑙、翡翠跟小姐回家找爹娘去！」這下爹娘總能答應自己了。

周清貞吩咐如意去白府報喜，自己回到小屋攤開紙先給春花寫信。

抬起毛筆，周清貞滿臉笑容，姊姊一定會非常高興，想到姊姊滿眼驚喜興奮的說「阿貞，你好厲害」，他臉上的笑容就多了些甜意。

姊姊我中了第五名……姊姊妳知道嗎，有了舉人身分，我再也不怕有人敢對妳不利。

他另取一張信紙蘸飽墨汁，給鄭牢頭寫信。

寫好信放在一邊，周清貞再把給姊姊的信拿來看一遍，姊姊，妳等我，很快、很快……

李雲芳聽說周清貞中了經魁，驚喜拍手，渾身激動，「哎呀，舅甥同舉人是難得一見的喜事！」她轉頭吩咐旁邊伺候的范姨娘，「快去讓人把早就備好的鞭炮點起來。」又轉身喜氣洋洋的對白敬文說：「恭喜老爺。」

白敬文心裡激動又嫉妒，甲榜第五，想當年自己不過二十六名，因為名次不好，所以三次會試落第後，他就死心不再花那個錢，而是搬來省府給子孫後代占個地利。

「哎呀！這孩子中舉怎麼沒有親自過來報喜，我也好讓人做些好吃的，考了九天可得好好補補。」李雲芳一拍腿，因為太激動，她一直嫌棄的村婦模樣不小心露出來。

白敬文看似淡然的輕輕撫鬚，「急什麼，要補也不在這一兩天，接下來幾日要謝師、要參加鹿

鳴宴……」

如意默默垂手聽白家兩口子說話，不置可否，自家少爺考完試已經過去二十多天了。

「對了，這兩天他要赴宴，也不知道有合適的衣裳沒，現在做怕是來不及，我去鋪子給他買兩身去。」大門外的鞭炮劈里啪啦炸響，李雲芳沒收拾就喚梅香伺候她出門。

梅香是李氏大丫頭，也是白敬文的通房丫頭。

如意默默擋住她，揖手稟告，「家裡有給少爺準備衣裳，多謝舅夫人關心。」那衣袍春花姊姊花了半年的力氣，上好的細布面料繡著青竹，少爺出門肯定只穿那個。

李雲芳被擋住，卻沒有絲毫氣餒，依舊滿身擋不住的喜氣往外散，滿臉喜孜孜，「說起來，這孩子來省府兩年，都沒在舅家好好住過，梅香，妳去把老爺旁邊的屋子收拾出來，過兩天叫我那外甥來住。」

如意從熱鬧忙亂的白家回來時，周清貞已經準備好所有東西，包括給周家的信、給馮先生的信，還有……

「這七十兩銀子給鄭牢頭送去，六十兩是最後一年的房費，十兩請他和牢子、禁婆喝杯喜酒，這些碎銀子給姊姊……」周清貞一一仔細吩咐。

樊縣女牢中，春花雙手報膝，靠牆坐在床鋪上，望著對面的房頂發呆，「望月姊姊，今天是九月十五前第一個寅日，這會兒已經放榜了吧？」

「是。」春花難得這麼安靜，所以就算她問了一遍又一遍，望月也體諒的沒有調笑。

春花心裡空空的，心道：阿貞……好想在阿貞身邊跟他一起，等著一起開心或者是安慰他。

「劉春花，周家少爺來探監。」屋外鄭禁婆的大嗓門，驚得春花差點跳起來。

阿貞來了！春花蹦下床，趿拉著鞋，來不及勾上後跟，忘了照鏡子直接往外衝，她已經快兩年沒見到周清貞。

望月張了張嘴，還沒說話，春花已經狂風似的衝出屋子。

「傻瓜，怎麼可能是妳家小少爺，他這會肯定在省府等放榜，就算有結果，他插上翅膀也飛不回來。」望月喃喃說完倒有了興致，竟然還有周家少爺來看春花，不知道是那個？

「阿貞！」春花搶在鄭禁婆之前衝進探監房，只見裡邊背手站著一個陌生的青年，穿著細布夾袍，長得寬肩細腰高個子，麥色肌膚，眉目俊朗，臉色當即冷下來，「你是誰？」

青年誇張的睜大眼，裝得十分不服氣，「哎！我說這麼多年過去，妳怎麼還滿眼都是妳家少爺，看不到爺？」

看這說話的調調和倒楣樣，春花終於從眉眼裡勉強認出來，恍然大悟，「哦……周清玉。」

「哎，怎麼老三就是阿貞，到爺這裡就是周清玉？叫聲阿玉聽聽。」周清玉背著手向春花這探過身子擠擠眼，一副市井浪子的模樣。

「呵。」春花衝天翻個白眼，沒好氣的說：「有話就說，沒事我走了。」

「嘖嘖嘖，看人下菜……」

春花懶得理怪腔怪調的周清玉，轉身要走。

「哎哎哎，我跟妳鬧著玩呢，怎麼這麼小氣。」周清玉連忙恢復正常樣子。

春花轉過身抱著手臂，「你找我到底幹麼？」

周清玉發現什麼稀奇東西似的，走到春花一臂遠的地方，雙手環胸從上向下鄙視，「看到沒，爺說過總有一天會比妳高。」

春花放下胳膊斜眼瞪他，周清玉卻開始四下打量，「這地方不錯，最適合妳這樣的野丫頭住，好好兒殺殺妳的性子。」

信他有人話才是見鬼了，出去這些年沒點長進，春花氣悶地轉身就走。

「是我們周府對不住妳，三弟能有今天多虧有妳，我會替周府記住妳的恩情。」

身後傳來低沉穩重的聲音，春花愕然回首，只見周清玉對著自己深深彎腰作揖，站起來後坦坦蕩蕩的看著她。

「如今我是武秀才，以後妳有事只管來找我，我一定盡力幫妳。」

春花眨眨眼，出去多年，周清玉變了。

Crescent